

用雕塑改變空間——理查·塞拉

Richard Serra, 1938~

文／桃園東南社前總監林千鈴 PDG Soho

蘇荷兒童美術館館長

蘇荷美術國際教學體系創辦人



塞拉的作品無法以「美」來品評，他的雕塑巨大壯觀，氣勢宏偉，已經超越了一個人對於美不美、喜不喜歡的經驗參考值。他所創造的驚人結構，挑戰我們的感受層次。走入他的雕塑品，尤其不是我們熟悉依賴的穩定的垂直壁，而是在大弧度曲線龐大沉重的鋼鐵牆中移動，人會產生緊張壓迫、幽閉恐懼、渺小脆弱的負面能量，也可能兼有崇高偉大、深刻感動、沉靜反思的多重複雜感受。而隨著我們所在位置移動，視角的轉移，與雕塑品的距離拉近或退遠，感覺雕塑品形體自身在擴張或收縮，都有變化多端的心理層次變化。

古典的雕刻精神，很重視一個高尚的內在精神，塞拉的意圖不一定在高尚，他擴大我們的界限，提升我們的品味，打破常規，意在雕塑作品的延伸，以及它與空間環境的緊密關聯。（圖1）

動詞雕塑

塞拉本在柏克萊大學讀英國文學，1964



1939 年美國舊金山

在耶魯藝術系完成研究所，拿了耶魯的獎學金，一趟巴黎之旅，只因為驚嘆於布朗庫西僅憑一條曼妙的輪廓弧線，就能暗示雕塑的體積，於是改變了他的意向，棄繪畫取雕塑。

他的雕塑發想來自文學的動詞。1967-68年他發想寫下動詞的名單，動詞有捲、提、摺、綁、扭、揉、撕、分、剪、拉、掛、編織、打結、支柱、擴散…，以這些動詞作出發



圖1 雙扭轉的橢圓 20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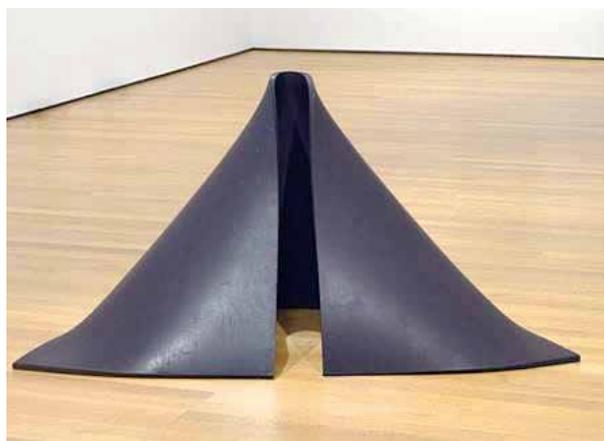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 提 196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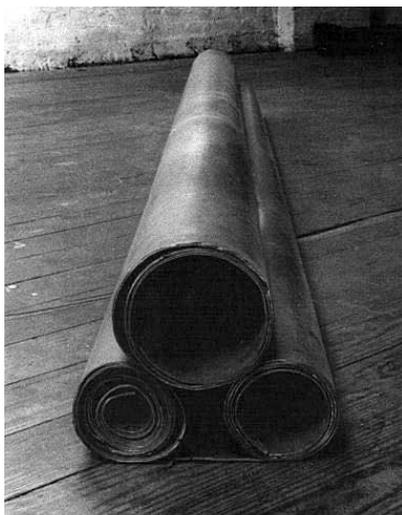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 捲 1968



圖 4 飛濺 1968

點，雕塑出這些物質的被動態。（圖 2、3、4、5）

塞拉捨棄青銅、大理石、木頭等永久性的傳統雕塑材料，使用產業界的用材——鉛與鋼。鉛的材質特性是「軟」，可以任意捲摺和塑形（圖 3）；鉛融化濺出噴到牆角，乾後拉出成為雕塑，不只是過程，也是定點特意性的現場創作（圖 4）。

這時期最成功的動詞雕塑，是 1969 年的紙牌屋（圖 5），由四片分散高 122 公分的鉛彼此支柱，裡面沒有支架，靠牆平衡才能穩定。此物的重量重心必須依賴他物，紙牌屋顧名思義，一片一片互相倚靠，四片加起來有一

噸重，必須達到物理上的平衡才能到達這個型。每一次的展出都要重新調整，所以紙牌屋的形並非永久固定的面貌，每次拆開就不同。過往的雕塑品千年不變異，但塞拉「時間」觀念不同，這一刻非永恆，它只是現在、當下這一刻如是樣貌。

來自日本庭園的啟發

塞拉初期的雕塑品並不那麼碩大，1970 年他參觀過日本的庭園，著名的枯山水以後，發現原來雕塑不一定只能在桌上、架上賞玩，頓悟鋼鐵雕塑其實可以大到讓人身歷其境，且與建築能溝通並存。

「Strike 撞擊」1969-71 年由紐約古根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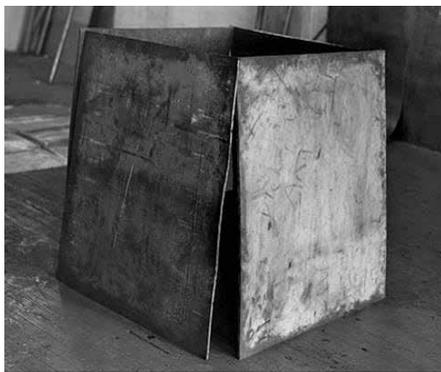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5 紙牌屋 1969（每片 48×48×1 in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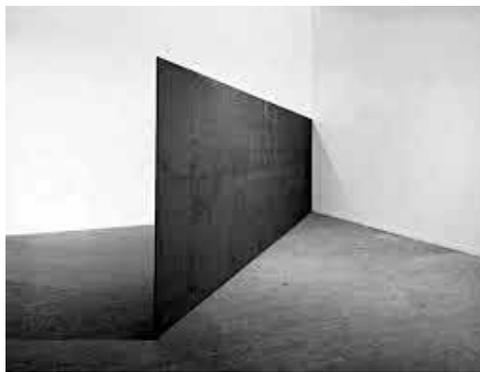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6 撞擊 1969-71



圖 7

收藏的作品。用鋼材雕塑塞入美術館角落中，沒有黏接，也無任何支撐，精確算計物理的重量與平衡點。一大片像高牆，正中看是一條線，作品帶來這棟建築空間與參觀者繞回動線的緊張壓迫感。(圖6、7)

他認為思考與觀看關係緊密相連。他說：「如果你能改變人觀看的方式，就能改變人們思考的方式。」觀看能啟迪思考，從「一個人的視覺位置」為中心，可以探索人的身體與建築空間的關係。觀看鐵牆一整個大面積，和一條4公分線的變化，從小紙牌屋支柱，到後來的大面大片鋼，每一個角度都有新穎的視覺刺激和領受。

備受爭議傾斜的弧 Titled Arc

創作者面對批評是常有的事，塞拉要面對的是藝術與空間的大議題，爭執不少。但要面對群眾控訴、聽證會決議、法院判決拆除解體的事實，大概在藝術界少有。1981年「傾斜的弧」接受政府委託製造(圖8)，在聯邦廣場一登場就受到附近辦公樓群眾的抨擊反彈，把大廣場隔斷，妨礙了生活奔忙、無心觀賞藝術群眾的動線。群眾簽署提告拆除，陪審團投票、法官判決難逃被拆除的命運。塞拉抗議或上訴最終無效，1989年傾斜的弧被拆除，這是藝術品與群眾價值認知落差最受矚目的事件之一。



圖8 傾斜之弧 1981

碩大來自經驗

如此浩大沉重的藝術作品經驗，來自大學時期在美國舊金山附近的煉鋼廠打工，接觸鋼材製造的流程與作業；此外塞拉的父親在海港做工，從小看龐大的貨船往來，成長中的視野與視覺經驗對他產生重要影響。

以至於從2000年開始，塞拉野心更大，用非常少見的造船技術，船身堅固的曲線，鋼鐵必須要能彎曲，鋼材先塑出扭轉的橢圓，才有轉動的感覺。利用高科技算出高精確度，模



圖9 畢爾包古根漢 20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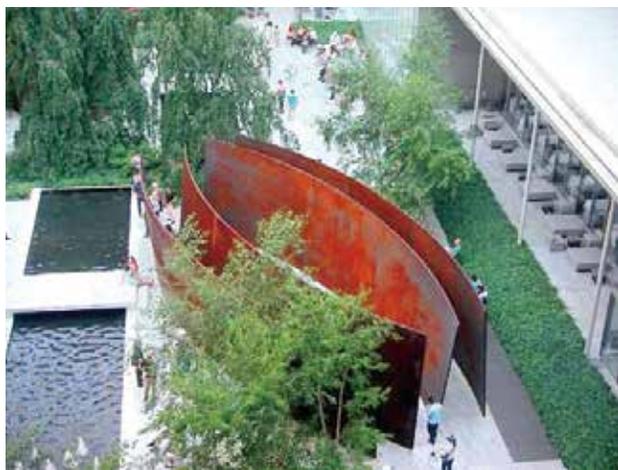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0 MoMA 展出 2007



圖 11 漫步 巴黎廣場 2008



多倫多機場
Toronto's International Airport



型做好，再用電腦做成規格化，委託專業船艦工廠做成大作品，雕塑創作效果震撼驚人，做得像大型施工的浩大工程。

人體進入建築空間會產生壯觀偉大的感覺，塞拉雕塑作品的確可以媲美建築。這些圓轉的彎曲弧形鋼材高4米，曲線中轉繞會昏眩，產生威脅逼迫感。作品太巨大，人在其中只有個人的視覺感，我們短淺狹窄的視覺被侷限在兩旁彎曲的大鋼材中，壓迫到看不見全貌。

畢爾包古根漢開幕為他量身訂造展覽廳，同時震撼開幕的，就是塞拉的特展，2005年還為他舉辦個展（圖9）。2007年紐約MoMA也為他辦展（圖10），塞拉如今已躋身當今在世最偉大的雕塑家榜上了。

塞拉的雕塑不只是展示，它是整體空間的一部分，需要依照環境條件設計，整體環境都必須納入藝術創作的考量。鋼鐵隨時間風化展現了它自身的豐富性，也有人欣賞或排斥，不喜它的斑駁、黑暗、前路不可知、幽閉的恐懼，但不可否認的塞拉觸發很多人長久已經疏遠陌生的內在對話。而鋼鐵的屬性，是極度剛硬、理性、冷靜的，卻帶給人們感性的諸多情緒反饋。尤其再經過藝術家科技精算，它們默默承載自己，毫無支撐，卻能以崇高、宏偉的姿態矗立在室內與空地上，帶給眾人驚奇和感動，塞拉在「雕塑」的創見與成就，絕對是不容忽視的。

本文圖片僅提供教學使用，請勿轉載。



紐西蘭



East-West / West-East 2014